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艺术

BBC

SISTER WENDY'S

*Odyssey*



温迪嬷嬷的艺术之旅



辽宁教育出版社

~ SISTER ~  
WENDY's  
*Odyssey*

# 温迪嬷嬷的艺术之旅



在这个旅程中，我离开自己的隐居生活，  
外出游历了英国六个地方的艺术收藏，期盼着能与  
大家一起来分享亲眼见到那些杰作时的大欢喜，  
而此前我只见过它们的复制品。





~ SISTER ~  
WENDY's  
*Odyssey*

温迪嬷嬷的艺术之旅

~

温迪·贝克特 著  
怀定云尼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版权登记号：图字 06 - 2001 - 19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迪嬷嬷的艺术之旅/(英)贝克特著;怀定,云尼译 .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10

书名原文: Sister Wendy's Odyssey

ISBN 7 - 5382 - 6392 - 6

I . 温… II . ①贝… ②怀… ③云… III . 绘画 - 艺术评论 - 世界 IV . J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4695 号

© Sister Wendy Beckett 1993

© notice for BBC Worldwide Limited

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accompany the television series *Sister Wendy's Odyssey* which was first broadcast in 1992.

Published by BBC Books, a division of BBC Enterprises Limited, Woodlands, 80 Wood Lane London W12 0T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brief passages in a review.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book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not necessarily of the publisher.

英文版工作人员

Designed by Barbara Mercer

Photographs on pages 12, 26, 38, 50, 62 and 74 by Chris Andrews, Oxford Picture Library

Photographs on pages i, iii and 86 by Justin Pumfre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英国广播公司 (BBC) 授权, 辽宁教育出版社所有。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110003)	译 者	怀 定 云 尼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总 策 划	俞晓群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总 发 行 人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责 任 编辑	许苏葵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杨军梅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吴 璐
印张	6	版 式 设 计	熊 飞
字数	60 千字		李 爽
图片	43 幅	封 面 设 计	吴光前
印数	1—5 000 册	技 术 编 辑	袁启江
定价	40.00 元	责 任 校 对	刘 璞

# 目 录

## 引 言 7

~

## 利 物 浦 12

- 在神殿中被发现的基督 西莫尼·马尔蒂尼 14  
风景：福基翁的骨灰 尼古拉斯·普桑 16  
莎乐美探访狱中的施洗约翰 圭尔奇诺 18  
卧牛 德鲁瓦·米斯特里 20  
彼得从尼克的泳池中起身 戴维·豪克内 22  
和帕特里夏·普里斯在一起的自画像 斯坦利·斯潘塞 24

~

## 剑 桥 26

- 塔奎尼和卢克雷蒂娅 提香 28  
劫持 保罗·塞尚 30  
风景 保罗·塞尚 32  
一阵风 奥古斯特·雷诺阿 34  
维纳斯和丘比特 帕尔马·韦基奥 36

~

## 牛 津 38

- 林中狩猎 保罗·乌切洛 40  
森林之火 皮耶罗·迪·科西莫 42  
约阿基姆和安娜在金门前的相会 菲利波·利皮修士 44  
受伤的半人马 菲利匹诺·利皮 46  
风景：阿斯卡尼俄斯射杀西尔维亚牡鹿 克洛德·洛兰 48

## 威尔顿庄园 索尔兹伯里 50

菲利浦，潘布洛克伯爵四世和他的家人 安东尼·凡·戴克爵士 52

艺术家母亲的肖像 让·利芬斯 54

风笛手 乔万尼·萨瓦尔多 56

莱茵的鲁佩特王子 格瑞特·凡·洪索斯特 56

隐士圣安东尼 洛伦佐·洛托 56

丽达与天鹅 西塞拉·达·塞斯托 58

德谟克拉特 朱塞佩·德·里贝拉 60

~

## 伯明翰 62

戈洛文女伯爵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 64

躺着的仙女 多梅尼科·贝卡富米 66

赫拉克里斯与得伊阿尼拉 让·格萨尔特(马布塞) 68

佛兰德斯风景 彼特·保罗·鲁本斯爵士 70

有鹦鹉螺杯的静物 让·戴维兹·德·海姆 72

~

## 爱丁堡 74

有两位天使的圣母和圣婴 费拉拉画派的佚名艺术家 76

圣尼古拉斯的三个传说 杰拉德·戴维 78

寓言 埃尔·格雷科(多米尼科斯·西奥托克普罗斯) 80

基督下十字架 雅各布·丁托列托 82

画家妻子和安妮·贝恩(阿伦·拉姆齐太太)的肖像 阿伦·拉姆齐 84

~

## 艺术家简历 87

## 图片版权说明 95

## 索引 96

~

# 引　　言

我

我的这个观赏英国六地艺术收藏的大历程，运作起来困难重重，而实质上相当的单纯。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知道我要做些什么，只是让我全力以赴地扑在上面就有点儿吃不消，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问题。不过在完成了大历程之后，当人们开始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我才发觉这比先前所遇到的困难要复杂得多。有些问题是关于我自身的，我真是太傻了，当初丝毫没有想到人们会问这些；也有不少问题是关于艺术方面的，我渴望能与人分享，而它们总是那么难以表达。但我想试着回答它们，以下便是我被提问的、以及我所回答的要点。

第一个问题，常常是关于我为什么会做修女：我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种渴望的？事实上这样的念头由来已久，以至于我记不起来何时产生想当修女的念头，因此我也从未有过向父母亲透露心曲的那一幕。他们很早就明白了，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叫人头疼的孩子，却已经满怀激情想要将自己全身心地献给上帝。

未满17岁时，我就离家参加了圣母院修女会，和那儿的姐妹们一起度过了最后几年的校园生活。如今我们不大会让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年龄就去修道院，而要坚持让她完成学业，找一份工作，学会把握这个世界。可对我来说，当时那么做完全正确。而小小年纪进修道院的惟一不利之处——虽然吊诡的是，这种不利后来反被证明了是对我的赐福——那就是，我16岁时还傻得很，根本认识不到参加传教会就意味着，我把自己推到了那个我不得不做的位置上。

我从未想过要去传教：我想做的只是祈祷，但也明白立誓服从就意味着把自己献给上帝，那就得承担对上帝的虔信，即使要我从事一些不喜欢的工作，我也不可能撒手不干。因此我大约做了十六年的传教工作，并坚信有那么一天，上帝会安排我过一种沉思默祷的隐修生活，而他做到了！当然，上帝并没有拽动绳子来安排此事，就像通常的情形一样，他安排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我们祈祷，并非要改变这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祈祷获得帮助，去看清其间上帝要我们做点什么，借此促进爱与欢乐的生长。）我生病之后，不能再从事正常的传教工作，于是修女会慨然表示，她们认为我曾说的要过一种祈祷者的生活并非虚言，我的确应该拥有那样的生活。她们理解道，这不只是因为我想过祈祷的生活，而是我真正需要它，所以就安排我去了修道院。

我发现人们常会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要求，这并不奇怪，可实际上他们真正想的是，要能借此摆脱生活的各种烦恼，摆脱工作和账单，摆脱家事烦扰和人际关系问题，摆脱成年人的责任，那生活该有多么美妙。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一个人把离群索居当真看做

是一生的职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丝毫不会有逃避现实的念头。（而让自己变得圣洁起来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和他人共同生活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净化，通过全力承担起责任与爱的压力，而学会变得无私起来。）因此，当我过着一种按理说是自私的生活，内心却相信上帝会净化自己时，我其实是在冒很大的风险。我须得以极大的责任感来从事我的职业，祈求上帝能够让我无私地生活在这里，并非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我深信不疑的是，我会从与上帝的直接接触中有所收获，就像其他人——那些心态更为平衡、勇敢、正常的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所获取的一样。这倒不是因为过离群索居的生活对我更好，而实在是因为我的资质在常人之下，无力去承担常人的生活负担。因而我就真诚地、满怀喜悦地担当起这种隐居生活，决不自欺欺人。

祈祷者的生活，完全有赖于他对祈祷价值的信奉。这是一种毫无保留的信念，因为它没什么具体结果可以昭示于人。一个人不可能只为自己而过一种祈祷的生活，他之所以全心全意地这么生活着，乃是为了获得并播撒上帝的爱与同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人世间的痛苦。（世上的苦难实在太多，我完全相信，为人们祈祷不在于以什么名义，而出于一种彻底的爱。）这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倘若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苦难就会显得容易承受些。我们有一个俭省顾惜的上帝，他从不希望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被当作了无益处或是白白浪费。但痛苦的生命很难有所成就，因此，沉思默祷的生活绝对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确信深挚的祈祷将使得上帝的爱、同情和温暖进入我们的道德空间——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它确实存在。当然，你也得做那些看得见的善事善举：需要特里莎嬷嬷和她的修女们使你的身体得以康复，也需要像圣母院修女会那样传授教义，让你获得心灵的敞亮，这样我们的身心便会融为一体。然而，我们也需要那些沉思默祷的修女们提供一种当下的精神状态，借此将我们引向内在的安宁。

从本质上说，祈祷者的生活须得清心寡欲，那么其间的一切都将用以解脱自我而奉献给上帝。真正起作用的是这种精神上的自由，而不是为吃苦而吃苦，那是徒劳的。上帝并不会从任何人的生理或道德的痛苦中获得什么快乐。他的目的只是让一切生灵各得其所，各尽其用，让你释放自己看见上帝，且将他同情的目光降临在人世间的苦难之上。我们必须在一种匮乏的生活与一种对身体过于苛刻的生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后者的问题在于它总让祈祷者想起自己，其实这反而有所妨碍。我们需要的是忘掉自己，然后充满爱意地凝视上帝。

我的生活听起来或许很辛苦，但由于主的恩典，它并不是太艰难。（有一次我母亲对

我妹妹说：“温迪真可怜，她过得那么苦！”妹妹则断然回答：“温迪可怜什么，她做的正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早晨三点起床，因为每天得花七小时左右来祈祷，而我也喜欢在静谧中为每一天开个好头。大约五点光景，我就离开大篷车去修道院参加集体晨祷，这是我每天惟一的一次离开大篷车。我在那里等到八点的圣餐礼，再从嬷嬷们那里将一个装有每天所需物品的篮子带回大篷车，然后我就在这里独自度过每天的时光，完成七小时的祷告，做两小时的杂务，还有阅读，可能还会散步、思考、欣赏美术作品，我尝试着彻底地向主献出自己，全心感受其浩瀚无边的美，而将那个狭隘的自我置之度外。晚上八点左右是我的就寝时间，看看自己是否想要入睡，或者只是静静地躺下来歇着。(请注意我和大多数人的睡眠时间一样多，可能还更多一些，只是作息时间不同罢了)。

对艺术的热爱，是我热爱上帝的一种方式。通常我不会直接谈论他，因为宗教语言有时会让人敬而远之，但艺术特有的美却可以引领人们进入真实的自我，一旦我们拥有了真与美，那也就拥有了上帝。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它就那么简简单单地发生在我们身上。对我来说，「艺术更能够揭示我所意识不到的自我的某些角落」因而通过它，我就可以袒露更多的自我，交托给主。艺术是一种培养灵性的途径，除非是扎根在自己的人性真实中，否则你就无法祈祷。祈祷者从来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相反，他将自己完全袒露给了世界。这个真实的自我向着真正的上帝敞开，任何矫饰或者脱离现实，都会使整个修行失去意义。

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所指向，而我所皈依的永远是上帝。如此看来，艺术也是指向某种目的的方式，但我们并非仅仅拿它来证明宗教的信仰。艺术存在着，不管被派作什么用途，它的存在总是对真理的印证与昭显。宗教艺术只是它被利用的方式之一，有时它也被用来表达政治观念。但艺术本身并不带有宗教或政治的维度。所有伟大的艺术，都会以它自身的品性，引领着我们超越自己思想中的那些定见，从而为我们打开一片崭新的经验。

我曾被人问起，在我的隐修生活和作为艺评者的公众角色之间，是否存在什么矛盾冲突，这个问题的确使我为难。一般来说，这些与艺术有关的思考、写作或交谈，仅仅占用我极小部分的时间。去年(1992年)为制作这套电视系列片，我的确付出得太多，不过我觉得这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如果不去做的话，那只能说明我过于自私了。不得不离开宁静的大篷车生活，多少会给我的隐修带来麻烦，可这其实也是一种财富，它也许能净化我内心深处的自私。假如一个人厌倦了寂静和独处的生活，积极地设法外出，那

是相当危险的。从理智上我也明白，渴望着生活不断有所变动，将使你摆脱那种除上帝之外一无所有的巨大压力（这既是我们的大欢欣，同时也是大悲痛），然而它也是一种我幸而能抵制的诱惑。独居隐修是一份如此珍贵的礼物，以至于只有在回应上帝的召唤之时，才可能让我暂时地离开它。

我略带苦恼地离开了隐修生活，内心却很安定，因为我希望与人分享在艺术中发现的深厚的精神底蕴。（如果艺术能够引领你进入生命存在的深处，向你揭示出何为真实的你和你能成为怎样的人，那它就是伟大的艺术。不管主题是什么，艺术都是一种深化了我们生存真实的精神性活动。艺术是面向所有人的，我们需要的只是给它一点时间。有时我们会在匆匆一瞥之后就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但艺术家花时间创作它们，我们也就应该花时间去看。我们得让这些作品打动自己，让我们从自己的成见中摆脱出来，进入一个别人的世界。除了时间以外，当然还需要有一种谦敬而开放的心态：却不需要什么说教。）一个超市里的妇女或许比象牙塔中的学者更能充分地体验艺术，而学者很可能由于自以为是而妨碍了自己与艺术的亲近。超市里的妇女，或者大街上的平常百姓，同样有他们自己人性的真实，这就足够了。以我为例，在很多方面我是一个先天不足的人。我完全没有什么创造性：不会做饭，不懂缝纫，也不擅长园艺，更不用说绘画了。我什么天赋也没有，但还是被我自己所看见的美妙事物所点亮，从中获得了种种有关痛苦与欢乐的教益。愚钝如我者尚能从中受益，他人自不待言。

即使像我这样不常去美术馆的人，也可以得到大量的复制品，如在家中或者图书馆翻阅明信片啊、书籍啊什么的。毋庸置疑，你在观看复制品和观看实物之间会有一个想像性的跨度，因为复制品没法让你切身体验到作品的大小和质地，不过它也有它的优势，能让你在观看时更加专注，全神贯注于作品本身，而不会被画廊或其他人或旁边的画作分散精力。有人认为，艺术鉴赏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一种职业精神，此言不虚！

有时候我还会被人问起，是否不愿意过分强调艺术中精神性的一面。我想，如果我身上有这种迹象的话，那也是由于我个人的笨拙所致，因为我并不想在这方面标新立异。很多人都认为艺术是精神性的，此种看法比比皆是，以致“精神性”这个词四处泛滥。我相信我只是想把很多人的看法说出来，而且不少人已经比我表达得更为有力了。艺术具有重大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一价值描述为精神。而我觉得，也许不去谈论它的精神价值会更好，除非作品的特质决定了需要这么来阐释。

作为一个修女，我在某些想法上也有跟自己过不去的地方。尽管修女在人性上确有

特殊之处，但并没有什么标签非得把修女界定为人群中的另类。倘若把她的职业看做存心在与人对抗，那是非常狭隘的。可人们会说，噢，修女对生活一无所知！确实，我总把自己收敛得很严谨，但好在我还可以读书。「一旦你能够读书，所有的世界都会向你开放」想想简·奥斯丁，这个一辈子同她母亲和妹妹过着清静生活的独身女子，正是阅读和思考使她能够不断深入地了解与探寻人的心灵世界。一部伟大的小说会引领着你，潜入到他人生活的奇特与复杂中去，让你从真实里获得自由。经验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东西：其间起作用的是人的精神和想像，而不是物质环境。作家们总是嘲笑莎士比亚的生活经历太受限制，还喜欢追究那些被他写入戏剧的历险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而这很可能不是真实事件，当然也没必要如此追究。这颗丰富的心灵，沉思冥想着人类生命的悲剧和喜剧，总能把我们引向无穷尽的远方。

在这次旅程中，我离开自己的隐修生活，外出游历了英国六个地方的艺术收藏，期盼着能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亲眼见到那些杰作时的大欢喜，而此前我只见过它们的复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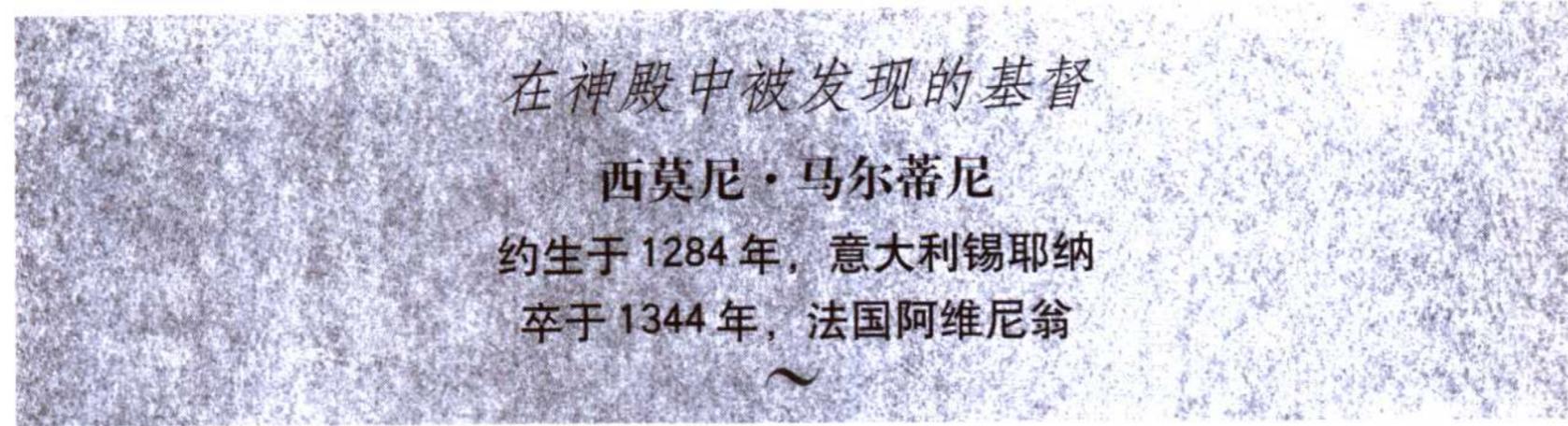
沃克美术馆

# 利物浦

我

我的旅行只能算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大历程，但我的确如奥德修斯那样，游历了许多奇怪的地方，也见识了不少美妙的东西。我之所以不把伦敦放在我的旅行中，因为谁都知道那儿有的是精妙绝伦的美术馆，而我却很想证明，在那些出人意料的地方也有着同样伟大的艺术：例如亚伯丁和南安普敦，都有富丽堂皇的市立美术馆。我实在很难决定该去哪里。是去奥克尼群岛？——那儿有位于斯滕内斯的精品艺术大收藏，所有藏品都出自玛格丽特·加德纳，一个顶级收藏家的万无一失的眼睛。要不，就去巴纳德城堡中的鲍斯博物馆，品尝一下那儿稀奇古怪的罗可可风味酥皮饼？——亦如鲍斯家族的选择，他们觉得即使在卓越的埃尔·格雷科身上花掉整整8英镑也似乎轻率了些。或者，是去拥有天才的爱泼斯坦和非洲艺术的沃尔索博物馆？……不管怎样，利物浦总该是我计划前往的六个地方之一。那儿有极好的博物馆，比如麦西河岸郡的郡立博物馆，存有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中世纪象牙制品收藏之一，更不必说五百年前的古典雕塑和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稀世珠宝。萨德雷美术馆曾是维多利亚早期的一座商人府邸，藏有一幅特纳的极品和康斯特布尔的画作；那儿还有一个大学美术馆，收藏着特纳的另一幅杰作，以及芭芭拉·赫普沃思和菲力蒲·金创作的现代雕塑。但是，最吸引我来到利物浦的是沃克美术馆：它的收藏，囊括了从早期意大利和尼德兰绘画直至当代的大量艺术品。

令我倾慕已久的，则是早期锡耶纳派画家西莫尼·马尔蒂尼的一幅代表作。当然我也知道，那里还有许多作品，诸如圭尔奇诺关于圣经故事、普桑关于神话的冥想与创作，马尔蒂尼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我其实并没有打算去参观北部的泰特美术馆，但我去那里时，正逢斯坦利·斯潘塞作品展在此举行，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良机，也好亲眼看看他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宗教艺术家。我时而静坐观看，时而徘徊沉吟，可最终还是不得不颓然离去。然而，在艺术鉴赏中，失败即是成功，因为我们还得继续思考，继续观看，我们的理解也随之而日渐扩展，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永远不会得出某一个凝固的结论。



但

凡藏有一幅难得一见的大师杰作，有些博物馆就会将它单独陈列，以便于彰显作品的非凡意蕴。罗浮宫对于《蒙娜丽莎》，普拉多美术馆对于委拉斯开兹的《宫娥》，皆有此等礼遇。然而，沃克美术馆却将其视若至宝的西莫尼·马尔蒂尼，那小小的、精妙的作品，极为低调地悬挂在十四世纪众多意大利同行的画作中间。倘若我们在它面前停下来，那仅仅是因为画作能以其品质上的纯粹印象令我们止步。西莫尼·马尔蒂尼恰好将这样两个极端融为一体：极度的高贵、典雅，和发生在大地上的人间烟火、人情世态。在此，他以绚丽的色彩和微妙审慎的处理手法，表现了一个有关“代沟”的主题。

马利亚坐在画面的一边，耶稣站在另一边，两人都有些困惑不解。令马利亚和约瑟格外痛心和吃惊的是，这孩子竟然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了三天。而令耶稣伤心和意外的是，他们居然不知道他就在神殿中，在他“父亲的住处”。可怜的圣约瑟正从中调停，徒劳地想要恢复他们之间的和谐。马尔蒂尼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大胆、要强的少年基督形象，而这样的胆气和性情，同样也表现在母亲马利亚温蔼而严正的教诲之中。他如此得体，如此小心翼翼地，描绘着每个人生命中的那个特殊的时刻：就在这一刻，我们体验到了竟为自己所爱之人误解时的那种震惊。

在我们年幼时，理所当然就以为自己怎么做别人就怎么想，而在长大成人的真

实情形中才会发现，很可能在我们爱与被爱的同时却依然无法相互理解，这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觉悟。即便是在圣家族中，这种彼此间的难以沟通也相当自然，而马尔蒂尼在此表明，无论孩子或母亲，双方都在尽力地争取一个说法。两人的眼睛都定定地看着对方，冷峻而有力；双手呢，或是敛紧在胸前，或是伸向对方，满含着劝诫的意味。对于表现人的肢体语言，马尔蒂尼确实技高一筹。不过，他通过色彩的辉煌感和线条中飘逸着的温柔情致，而使得双方冲突的印象缓和了许多。他还运用金色的背景，更进一步地强化了我们的感受。事件本身并不是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样子。他没有将它置放在真实的神殿中，而是一个空灵脱俗、并非实有的地方，在这象征着天界的金色气息的静静弥漫之下，再痛苦的情感也将得以消弭。马利亚的斗篷缓缓落地，拖曳在她脚边，恰似浮起了一道晶莹的波浪；约瑟的上衣紧裹在身，显出了抽象图案似的褶皱。三人的色彩处理也别具匠心：马利亚穿着深蓝和绛红色，身后是约瑟的苍白与亮紫色，孩子则身穿蓝色与金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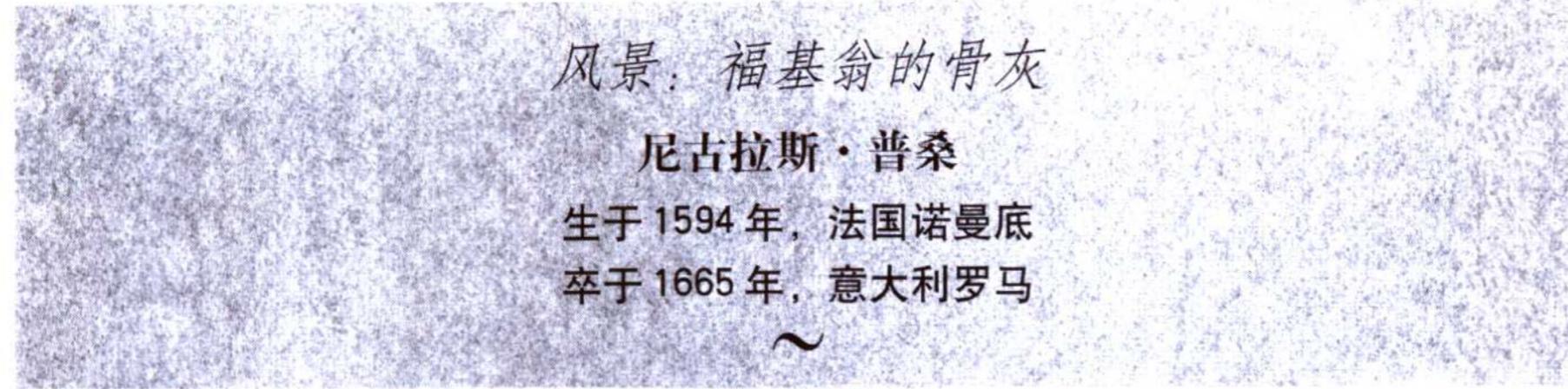
尽管有着严肃的一面，这幅画其实也不无诙谐，它竟然把故事中那个最不起眼的男人放在了中心位置，而且他正急于想要调和那些无法调和的东西：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双方都径自坚持着自我，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共享着同一个道义原则。



在神庙中被发现的基督 西莫尼·马尔蒂尼 1342

木板蛋彩画, 49.6 × 35.1cm (19½ × 13¾in)

沃克美术馆, 利物浦



我

必须承认，我对普桑情有独钟，他真是一位极具智慧的艺术家，在他的思考中充满了最为强烈的情感。这幅画便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正向我们讲述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古代爱情故事。

福基翁是雅典的一位将军，只因作战失利，竟被不公正地处死。更不幸的是，他被处以火刑，最终焚骨扬灰。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雅典人，既然死无葬身之地，那他的灵魂也将永远不得安息。而他的遗孀，实在不忍心看他遭此惩罚，于是悄悄地赶到刑场，冒死来收丈夫的骨灰。然后，她把它倒入水中，自己喝了下去，使得福基翁重又安葬在“墓”中，一个活着的“墓”：那就是她自己的身体。

普桑为我们展示了古典世界的壮观景致，那儿到处是秩序和尊严。神殿以笔直的力量拔地而起，周围弥漫着极富男性特质的建筑威势所展现出的一派严谨、高贵气象。就连那些参天的大树，也是中规中矩，整齐而匀称。这个世界默默地运作着商业和法律方面的重要事务，丝毫不曾留意到一个失败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福基翁的妻子，她的真实姓名早已被人遗忘，此时正蹲在画面近景的土地上做着这项爱的壮举，光线落在她低垂着的头部和迅速动作着手臂上。她的随从显然很害怕，惊

恐不安地替她望着风；而将军的这位遗孀则全神贯注，只管做着令她费尽心思的事情：让自己的丈夫得以永存！与她那仓促、紧张而激情充沛的行动形成痛楚的对照的是画面背景中极其明显的安宁与平静：高耸的光秃秃的山丘，午间慵懒而迟缓的行人，静止不动的树木，以及远处阴云蔽日的天空。

正是在如此卓越的手法组织下，普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照：一面是源于心灵和自我意识的女性世界，另一面却是来自政府的抽象的苛严与残酷。在画面背景中没有任何弹性和变通可言，有的只是它最强调的属于国家的力量和权威。遥望地平线，我们看到一个呈现黑色轮廓的世界，笼罩在那统摄一切的秩序中，俨然标举出一种巨大而必要的成就。而在近景中，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关于个体自由的实证。看起来，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孤独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着真理，领悟到真理源于内心；国家机器，则极力维护着社会的规范。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我们就会面临险境）而普桑却同时赋予两者充分的力量和影响：意志拥有稳固而持久不变的结构，心灵则具备细腻而敏锐的反抗能力。伟大的普桑，他使它们保持了一种动人的平衡。